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書問

上山東德王

伏惟賢王殿下、聰明天縱、善果夙培、慈惠內融、仁恩外著、淡居宮壼、存想山林、此實般若因深、誠福慧兩足者也、切念貧道雲外野人、屢荷垂慈、眷顧殷勤、馳情再四、感激甚深、慚愧無地、昨辱親覲、威允仰勞玉體問道、談心超塵脫俗、此實千載奇逢、三生慶辱、雖瞬息片時、已勝多劫矣、且感信心彌篤、采納不疑、句

句投機心心在道況㠯有限生死爲懼無常病苦爲懷此在富貴所不留心者賢王今所刻意斯實迥出濁世之表皈依淨土之門若非多生善根何能如此伏承問日用功夫敬陳如左

戒殺生可㠯延年壽寡婬欲可㠯却疾病息妄想可㠯明真心斷煩惱可㠯出苦趣念佛可㠯生淨土寬仁可㠯治國家懺悔可㠯滅罪障慈悲可㠯養臣民歌唱盈耳不如念佛千聲嬉遊終朝不如靜坐一日此上功德乃却病延年多嗣永祚之玅法也真心本來清淨因妄想染污而苦惱旋生佛身元是自心因

無明障蔽而光明不現、即心是佛、自心作佛、念佛念心、觀心觀佛、一念妄心起、佛做眾生、一念惡心起、佛即造業、一念覺心起、眾生即化佛、一念善心起地獄即變天堂、所以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造天堂、心造地獄、心淨則佛土淨、心穢則佛土穢、除此心外、無片叓可得、是故心想穢濁則夜夢顛倒、心想淸淨、則夢遊勝景、然而生死如夜旦、境界如夢幻、皆從自心之所變現、若人心心念佛、念念淨土、則現前觀想成就、過去罪業消除、臨終病苦不纏、一念往生淨土、即得見佛聞法、親近彌陀、與安養極樂世界諸大菩薩

同遊蓮池海會將來垂悲願力轉教十方度生不被生死拘留往來得大自在此修行直捷法門除此心外皆是邪魔邪法也故曰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切不可錯認穢濁五欲之樂遮障本有清淨眞心失却本有清淨極樂也

與蒲州山陰王

憶念往昔乞食人間持盋大檀之門即辱法眼相看忘形屈勢使野人區區自不知其固陋出入朱戶側傍玉顏若遊蓬華而狎鷗鷺自非達人深證無生兩忘物我者不能如此德香薰人不覺點染心骨別來

十載端若須臾縱居冷地徹髓冰霜時或隱隱妄想潛興妙音色相儼然現我心鏡也自入臺山深賴妙師礪磨之功然雖上愧古人要且不失初心頗有自信之地未敢肴負知己自爾雲栖清凉妙師振迹蘆芽山野潛形東海亦复數年日坐海印光中安居澂平世界塵境幽然身心日遠是亏大檀音問竟歸寂滅矣適萬固老衲隨緣海上入我堀中詢及大檀所塞汝門且云日深如幻三昧諸肴併空寸心無住山野喜不自勝嘗聞輕拱壁駟馬而重坐進此道至肴善人塵勞而作佛吏者未見其人是今見之大檀足

不負我輩知己者耳、然雖山川幽邈且心光焰明纖毫不隔第恐情生故自隔耳噫号此生已矣言笑無期惟願大檀安心一境号視汝生是則把臂宗場至無盡際豈直千里同風者比哉未遂接足故託此宗音已扣玄默冀神珠朗焰不在多言

又

不覩光相屈指十五秋矣人生悠悠夢幻顧如此耶惟妙契忘言真俗不二若檀越之号貧道兄弟者法親骨肉兩間屬目難再其人每妄想一興心光瞥爾頓現法身是知三千里外不隔寸絲殆非虛語龍[illegible]

諱上人來得奉汝言手之三復足見淺入無量義處但貧道黃楊木禪進寸迺尺乃不自知量偶落語人間遂爲好吏揭露不意遙塵天眼實增慚愧何敢更辱印璽過譽如此儻不吝汝愛幷流無窮使千載之下想見同風豈直音聲相和已耶玅師齎藏逹鷄足此誠一椎兩當但萬里雲遊此心不无縣縣向未脊問逢師當代師子也向云遊目三秦囑過門下一會未審至否肰此師風骨眞橫空寶劒使人一傷則愛根永斷豈但能輕萬戶耶嘗謂僞代可無臨濟惠山而末汝不可无此老也

又

數季不通音問、想檀越髮無遷罳矣、人生夢幻如此、豈不重增悲慨耶、刻妙師造無縫墖、已呈其樣、必收檀越祕密藏中、他日儻至俗觀、不識如何拈出山野任那羅堀中、修行無力、被山鬼搬弄、直嘆動三十三天致驚天王震怒、擲于大鞴爐中、通身鍛錬一番、且使身心俱化、骨肉全銷、已至家破人亡、迄今投之瘴海孤征萬里、且喜火枷脫卸、慶使行脚、將補三十季蒋未完公案、意檀越聞之、必心生痛癢耳、今已長發就道、恐檀越愛心不斷、必伦天南地北夢想顛倒撓亂

禪悅特此問訊乃報喜非報恩也惟檀越與妙師眉間光明焰萬八千土然此萬里猶在眉睫間不知何已攝受我也

又

一注夢吏斉書具見既皆顛倒夫复何言第在世相脊成戲亐汝性無加損智眼明焰諒不已之撓泰定耳山野已幻化空身投之鑪鞴毒霧中如坐千尺寒巖萬年冰雪即脊骨未融而亦爲之銷爍也不審昇日賢王亐何處索空生耶山野近在五羊得奉汝旨讀之淚委慈念眷注之切細披諸作皆精心中出自

當允耀千古此亐邸報見斷髮表誠玩此實賢王歷劫菩提習氣亐此感發亦乃負荷衆生願力所持山野㠯爲賢王果能視生死如一髮則必能㠯一髮引千鈞㠯此上爲[illegible]社稷下爲蒼生致君堯舜夫復何難是不待越三界而取菩提儻或習發亐忠㠯忠歟習是不免亐徉狂雖博名高難收實效而世出世法兩皆失之意賢王必有所㠯自處矣便當牵㠯教我翹首德音慰此懸切

又

塞北天南相懸萬里在智眼圓觀會無間隔而云情

自蔽寧无太來之恩兮不審比來檀越已法自娛能
無衰惱耶嘗聞佛爲波斯匿王指不遷之見已覩河
印之惟我賢王終日臨流睹逝者如斯而見未嘗逝
者兮爺者每聆談者謂四大無常而佛性眞常則已
爲祕印今則謂之不肰何也已法性偏在無情而法
法皆眞是則五蘊元虛四大又何加損觀佛骨金剛
舍利之光是已無生之念覈肴漏之軀而成佛性常
任不壞者比瞻六祖全身信兮佛言不妄矣賢王已
此視幻軀如水月鏡像兮果云是中覓之而不得回
視目前皆曰幻化而煩惱之情亦無地可寄矣鈍根

未入此番爐鞴未免墮半生半滅之見今入楞伽法性海中則洞達答之知見正若贅負目耳由是知古人不肯輕易可入必到窮原絕迹之地殆非吕知見凌物殊非把任放行之說此皆戲論觀永嘉之見六祖則一切狐疑頓然氷釋矣賢王智炤吕此爲何如耶楞伽筆記皆鈍根季來懺悔公案寄上賢王同妙師判之若此中胥容鍼地則鈍根又當貶入鐵圍矣

又

計與老居士一別幾三十季瞬息頃耳信号念劬同一疛也第恐人生浮世幻影幾何足友勝緣不能再

得況复參商异路宛如隔世縱精神洞達而形迹靡從言之令人悲慨耳犇大義自河中持法旨來今忽屈指又三季矣日月欺人亦至于此讀札語知法體奈老筋骨益強此老居士多劫已般若熏蒸金剛種子已爲胚胎況爲造物遷流者而佗貞宰于何不健淡已爲慰山野幻軀入此爐冶所賴一天恩陶鎔渣滓漸見消落撫心感愧無已報稱雖坐瘴鄉不敢一念忘一君恩佛慈也

又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況已一息餘生持浮脆之

軀而爲客中之客當此炎荒瘴海毒氣炎蒸者乎知賢王以此念我而不知我以此念賢王也自入臯鄉三接法音琅琅在耳回想舊遊不隔纖毫豈知古人不邀之旨即在當人日用中也山野年來此中法味不淺但不得與知己共之耳昨某來具悉賢王起居狀備審長殿下仁孝純至此自殿若種性中來況今得入聖胎又得滋培長養之力何慮不臻其妙且又喜以貧養志以恬養知此又從願力而得燄燄火宅中求此清凉人物豈易見哉惟賢王幻遊浮世百無可心可心者惟此淡薄滋味耳妙師无縫墖一手託

出其様子又在覺王幞頭角邊卽今如從地涌而分身之衆未知集否又不知誰爲彈指開寶扃戶晉集人天盡見多寶全身也又不知幽暗衆生可能盡睹此段光明否

與曾健齋太常

惟公信心篤厚念道情真殊非聲音色相者比至若冥二利之行蘊護法之心而以斯道爲任若公與二三君子者無多讓已求法之夲何夲如之鄙人私念塵中作主最難得人以其現處五濁煩惱深坑今欲就路還家不離當處而證菩提非勇猛丈夫不敢自

視若果眞爲生死大事者第一要具金剛正眼覷破目前種種幻化不爲五欲技倪之所引弄不爲是非人我之所障蔽不爲功名富貴之所惑亂不爲身心世界之所籠罩不爲妄想憎愛之所牽纏如是則處世如空居塵不染可謂善入無礙大解脫門所以慶喜示溺世尊獨以如幻三昧示之正謂此耳惟公特爲生死事切顧試入此三昧若入得其眞則卽大火聚觸處洞然彼何物而敢攖傍耶世人學道舉皆捨卻目前別求玄妙不知妙在目前迷逵多作障礙不得眞實受用且又別生無量臆見横談豎說殊不知

即在見聞覺知之間但只識破虛偽不被其瞞昧耳佛祖說法如猜謎之技止以空拳示人昧者不知謂將果有奇特之物生无量圖度之想若智者看破殊發一笑由是觀之則佛祖亦无奇特止是不為諸幻誘惑之人耳故云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猒看破則無欣猒無欣猒則無取著無取著則無障礙無障礙則得解脫得解脫則無法無縛無法無縛則不被生死拘留如此可稱具金剛眼大智人矣不出生死而靈真常不嘗程途而登佛地豈非雄猛大丈夫哉鄙人憶昔偶以無礙大解脫

門、一語突出公背肰公著意扣之鄙人常數舉其玫、

觀公眼目動定、似未全身擔荷、故雖太公百餘城而涂

愛之心撲落不下、不惱遥伸一手、再爲舉之、殊不覺

舌長拖地也、

又

緬惟道詮眞期、頓超丞相、玅契忘言、初無彼此、㒵呂

獨居幽眇、宋寛情淩、心境寥寥、豈不依依、涂中骨肉、

頃月清上人來承動定、勝常知已善、亏日用工夫漸

增綿密、逆順境緣無非佛事、第恐亏佛事中增益知

見、㠯爲病刺耳、看來此事原一平等眞際、任運現背

了無遮障吾人所已不得真實受用者誠所謂四相潛神非覺違拒者也悲夫末法五慾熾盛盡被燒肰欿肓留心冷地惟公力荷擔之自非般若緣深何能篤信如此要冀順時勉圖忠登彼岸庶不負法門知己所望也耶延僻處東鄙爲蔑戾車衆埋沒倒置久矣鄙人不自量適當其衝非敢振起名山抑顧度諸難度自非內恃寸心外仗諸大知識神力所被則所不敢留影石室也

又

十月得接函來法音儼如色相臨我石室不獨憶念

精眞抑及道心濃厚皎肰徹見高抱矣忻躍何如悲夫世道交喪人心日溺火馳而不返槩不知其誰爲己脊也豈復挂齒乎生死大事哉惟公所云吕此吏爲大且痛切如此實雄猛丈夫之所能者但不知乎日用一切順逆境緣能焰破否乎一切煩惱習氣能消磨否肰此吏鄙人早年切切用忠將謂萬分奇特只今十五年中窮歷氷雪冷地看來原無異樣願公但只乎此身心世界圓觀一念焰破如鏡中偽來無所黏厺无蹤迹直令此智現前如大冶紅爐一切境界煩惱習氣妄想觸之如片雪輕霜不可依傍又如

太阿當空誰敢攖其鋒者此則名爲大自在人矣何者因以吾人本體原是妙明眞心圓炤法界本無身心我人世界生死之相因最初一念妄動而有生因生有滅既有生滅即名生死既有生死則有身心世界虛妄之相宛然具足被其籠罩所謂迷本圓明是生虛妄者也由是吾人認以爲實不能炤破故爲生死拘留故云一切境界若功名富貴人我是非喜怒哀樂妄想情慮兒女眷屬種種意態諸生死業皆在目前念念與之打交滾矣安有一念暫息哉一念暫息且不能又安能圓觀洞炤當下消滅如片雪紅爐

者焉是則雖爲生死而不知生死之根本也由其不能亐於此焰破加之求道之志與之角立便起無量欣厭思算之念思算日滋則猒離日切苦惱日重將謂必待捨離而後能若終身不能則終身亐於此絕分矣豈不虛生浪死哉此盖世胥志者之通弊也至若胥志亐於塵勞境緣上作工夫者又已見聞覺知昭昭靈靈緣塵對境生滅之念認爲眞實都謂卽此便是此又病中之病最難治者也良已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此正所謂識神之影明妄想之機關生死之堀穴所知之大障此尚非眞

況彼緣塵擾擾者兮由其無眞知見人與之淩擽六都流入此弊見之不明焰之不破若是則雖爲生死而實重增生死豈不謂病中之病也惟公旣爲生死痛切則顧不可坐在此中亦不可思算歇離等待將來但只日用工夫將一切境緣煩惱身心世界一一焰破目前无有一法當情單單的的兮一念妄想未生已前一覷覷定任他種種變幻起滅切不可追隨譬如明鏡當臺雖現色相而無去來之迹如此鑑焰久自圓明圓明則生滅无寄生滅无寄則生死何從而寄之耶此則雖非要妙乃初心第一步之要緊處

也惟公已道相看即道中骨肉既爲生死痛切就當隨處下手要不可息算等待虛拋日月也信口不知所裁願公朗炤而力圖之

與汪南溟司馬

某憶往昔叅長者于毘耶離城辱慈光洞炤不已下劣授我金剛如幻三昧是時猶任音聲色相聞雖其心領神會尚或眼鈍頭迷至于廣大自在無礙解脫門深信長者獨證之餘皆无入者其固識之而未能也蒙已泫示我動之已定拔之已智喫緊相爲恨不能令我七日捲關一超直入爾時其雖暗鈍豈不勇

猶躩肰皀已絲毫未透如隔千山此古人親證實到
眞切語也旣而長者隱宰官身太复教其善吏員受
玅峯禪師長者无他念益悲法門寥落屬望區區將
胥已負荷耳臨行廻旋説偈叮嚀懇懇言外不啻骨
肉斯豈常情哉盡皆法愛也清凉分錫某傾一命已
事知識如玅師者无二忠是故十年巖穴耿耿孤明
一念氷霜心心獨炤雖痛徹骨髓胥愧古人至若比
比小歇場亦頗自信此皆自我長者大智光中所流
出也敢忘所自胥負兮知已哉比知長者洩證無生
遊戲人世某固願一振錫丞繞禪床三帀已謝慈惠

良爲宿業所引、至于東海、愛此深山大澤、忽卜納此枯骨以休、其于長者妙音色相、未嘗忘于三昧也、曼室老人、豈不時時遙伸右手、過百餘城爲一摩頂攝受乎、

與周幻海天球

往從長者遊王舍城、嘗坐四衢高樓、其談不二爾來瞬息十季、都成夢幻法門矣、鄙人居五臺十七季、寒徹心骨、幻體不禁、遠尋東海、暘谷結廬以居、所居二牢東海名勝、乃佛經所載古那羅延堀者、鄙人卜於最深幽絕處、其形則背負衆山、面吞滄海、群峰擁抱、

中藏一莽天然奇妙建立禪堂巖楹聯為裝點化工容此幻衆上倚重霄下臨無際儼如蜃結長波入座須臾繞階而梵侶經行影沈空水端入琉璃之鏡竊憶長者季高苦无塗勝之具佀不能入此海印三昧敢求妙書數篇懸之高閣再得長題數篇競秀乾坤則是長者法身常住此中矣長者能如願乎

與瞿太虛

貧道往持一盋丞王舍城皆叅長者重辱慧眼相炤頓入不二法門連牀促膝每爲終夜之談令諸初心大士皆發無上菩提此一段般若勝緣皆吾長者倆

顯所持也慨玆末法斯道寥寥求之真諦凡在色相之間者宛若陳人未嘗不拊髀湲悼若夫揭疑霰亐性天稌玄珠亐智海非長者罔爲之手誰可當之函郊慰別雪滿祇林片言見心痛徹骨髓直使天彎鎗落釋梵欽崇慧日圓明魔宮震塀惟此因緣又非淺尟也別後三千里外跬步不逡百萬法門寸心無住在路沿緣長至日方抵白下諸凡无恙所持大藏人寺之期舍利椒亐重霄祥光現亐搶表光光北向網網交羅尾礫叢林普皆金色人天瞻仰不可勝計感應之數一至亐此豈非長者末後半偈預爲授記耶

期月放吏即歸海上逼除二十五日業已入城與諸
能爲誦長者無量義各各皆發正等心但不審維摩
室中諸大士身心能無疲猒否

與顧朗哉

別來坐此齋鄉貪嵐歠而飲毒霧煩與嚙霽吞𤄃同
味每念龍舒樹下細語論心海印光中長吟發嘯此
境此時但一與懷炎蒸頓失是又足下洗我此心也
斯又夢想所不到耳長安火宅不減炎方誰與足下
清涼熱惱耶山野此中冰霽心腸受用不盡者具在
新刻數種之中願與足下共之

謝毛文源侍御

鄙人初念世道寥寥自知匏落甘伏巖穴尋見末法之餘人心不古大都皮膚損益倒置故逃遁海上已自休焉不意　聖澤无私法雲廣布光被海岸濫及艸茅降斯盛典置此名山已垂萬世肰而雖爲正治之餘實所謂治天下者將已爲眞治之吏爰自受命已來夙夜惶悚人微吏重不能敷揚教化誠恐有負

聖心湮沒聖典懼徹心骨比者天卒明公現宰官身而作佛事一彈指頃頓令海印發光須彌涌動天人忻悅魔幻頓摧使我法王正令全彰群生向化非

夫玅契契霛山亦乃兼個顧力已緣會爲形鼓贊斯道者耶誠可謂世出世法眞俗交歸人非人等歡喜无量恭惟盛世功悳眞並山海同其高深明公法身當與　社稷相爲常住矣營建之業奉承法旨獨攬鄙人一力任之此實省煩費所司尤爲便益但寺居深山道路隔絕凡百運用不無艱難卒爲郎墨力任持之邊鄙書刻無人多不如法止完三碑尚有一後序郎續圖之其木植南方求之未至天氣逼寒碑亭竢云春融興造姑此先報已了現再公案惟此勝緣不易顧乞明公會同大中丞各坐一機已當法施不

獨山孱增重萬世之下猶聞妙音色相亏孤峰片石
間也草瀆威嚴不勝惶悚

與張守莽

嘗聞佛說學般若菩薩即為擔荷如來今見我公如
是用心求無上菩提誠信世尊言不虛也切念末法
法門衰替若非我公全身擔荷何得慈尊光焰十方
且如天人多受欲樂不肯發菩提心又非我公天鼓
音聲无恩說法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耶是則公為真
報佛恩者不知誰為報公之恩耳嘗念常不輕菩薩
授記人人成佛即胥吕惡罵捶打菩薩皆悉能忍此

乃吾佛觀此末法衆生多剛強難化若菩薩願于此時弘通佛法者須具堅忍力精進力大慈悲力方能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若此三力不充但生一念退墮之心則不能頓超五濁矣鄙人自謂世尊現身東方安坐海印道場日每諷誦華嚴六時不斷且又善巧說法而已種種譬喻因緣演說諸法頓使天龍欣悦頑石點頭十方雲集菩薩推擁不開但毘耶室內多有小藥每于齋時見鉢中无水竈裏斷炊人人皆生疲猒望食之想鄙人雖善談不二愧無維摩神通遣人前往香積請飯已解大衆之飢耳承慈恩重會普

光明殿昨構木南方、今已登彼岸、其法海無涯、全仗神運耳、喜不可言、鄙思再得充滿三千、則可三展淨土、可容十方分身諸佛矣、若少一毫端、則不免又勞彈指也、

又

昔人多爲法忘身、未見實事、今于公見之矣、今目前誰不強口高談、向佛門中做地獄種子、及拔一毛皆生死相關、何人能似公生平解脫、視生死如遊戲、一切禍患了然不動于心、古偁大力量人、便是此等樣子也、嘗聞菩薩爲一切衆生甘受三途之苦、公爲大

地衆生捨此身命猶是本少利多也記得與公別時語云願老和尚說法利生我安心歡喜爲法門外只此一言入在貧道金剛心中窮刧不壞直至成佛亦不能昧此非大菩薩人安能如是貧道自入瘴鄉因此一言不能頃刻怠惰專以度生爲事以佛法爲命也今將三年內所著諸書皆發明佛祖心印究明大教旨趣以此祝 聖壽無疆報護法之德萬分之一也但願公仗此法力早蒙解脫尚冀未盡之年廣作無邊佛事耳

答龔修吾

尋繹所問三則皆從山僧無念一語中來然非公眞切工夫于本分事者究論不能至此大段今人作工夫多墮識情窠臼錯認光影門頭但以昭昭靈靈爲妙悟卻不知昭昭靈靈者正熠熠妄想耳且又將心待悟以謂此中實實有箇光景爲所得之地此皆未逢究竟心原而以有思惟心圖度無思惟境界也然山僧所言無念如空者非是斷滅無知豁達空也論云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以其吾人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宗本無纖毫妄想情慮淸淨光明了无一法永離諸見本無身心世界之相但有一

念妄見即是生死根本何況種種思算計較耶吾人做工夫第一要諦信自心本來清淨光明廣大而觀此現在身心世界皆是幻化不實如夢中事如太虛浮雲倏起倏滅起滅自彼而吾心體寂滅湛然不動雖有種種分別計較之心總是妄想已清淨心中本無此事由其心本無生所以山僧說無念耳是則所無者但無一切分別妄念耳豈是斷滅頑然无知耶故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是以山僧示人作工夫先有的的信得自心如此而后一切時中但任運觀之凡有一念起處即是妄想當下一覷

覷定勘此念畢竟向何處起不知起處莫道不疑疑至極處當自了知不知知亦不許思算亦不得相續攀緣如此看來久久純熟自然心體霧明寂滅現前一切妄想情慮如湯消氷應念化為真心矣到此方信自心真個如此廣大靈明寂滅始信心佛衆生本來平等了然不疑无復他念耳若果无他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至此亦无光景可得卽此便是工夫不用別求主宰然此段工夫切不可將心待悟亦不可向光影門頭把作實吏亦不可將他古人言句存在胸中當作自己知見亦不可作道理玄會亦不得除

厺目前別尋好處心境本來一如不可話佮兩橛亦不可說心在腔子裏覔湯湯地古人目爲覔山鬼堀若墮此中最難出頭若心體離念卽是常寂光土何用別求淨土若一念圓明心體離念觸處逢原可謂大自在人耳公果的信山僧此說則前來三疑頓斷不必分壘壁兩也若一一按求鋪排更增馳求妄想耳惟公爲道眞切但願從今已厺將前一切伎倆知見放下再將求玄尋妙佛法知見一切放下若一切聖凡情盡非眞而何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

與陸五臺太宰

伏惟老居士親授靈山仸囑來此末法現宰官身匡持僞敎數十季來法門九鼎一絲唯老居士一身擔荷山僧居常獨處山林每感護法深恩未嘗不涕泗交頤也迋𠯆未得瞻禮爲闕春時祇園暫對業已慶快生𢘑旣而東歸海上復番闌提作大法障難心甚驚悕賴我老居士𠯆衣覆被不獨使法門安堵抑令大藏表顯八天無復驚疑某每對三寶然香煉臂𠯆禱法施之心也致謝無量其臺山大藏因緣料已不二藏公向未肎番想奉持之心益堅固矣

與李廓菴中丞

憶昔長安月夜促膝談心香積良期飽飡不二同晉
風塵從茲隔絕一別幾十年所矣念忠懷道誼耿耿
精明常目在高空雲漢間也嗟嗟濁世道與時違薄
福衆生不能睹麟鳳之祥惟無長者政若驪龍失領
下之珠不獨九淵無光抑且孤負貧盜又安能望臻
極臬已享四事之豐兮況復魔黨横行疫又四出而
啖生人之肉可謂无安猶如火宅不獨炎洲赤土也
伏惟長者凝神澹泊遊心玄虛引余竹之清風發冰
霜之高韻不減羲皇太古山僧比業重從匿茲瘴海
僅持一息聊復四年朔雪炎方相懸萬里追憶舊遊

豈可再得雖絕徼遐荒而艸木有知安能一日忘亏昜春恵澤不識白毫光中曾一照及罪垢頭陀㠯業因緣而行佛道否

答許鑑湖錦衣

辱坐問法語數則鄙人鈍根庸流安可㠯副高望聊竭比量奉酬來旨所云西來意者畢竟西來有何意耶若果意自西來則祖師未來㠯前此土人皆無佛性耶殊不知此意人人本來具足不欠絲毫但衣底明珠向自有之佛祖但一指示元無實法與人也若作實法會則遠之遠矣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

以坐爲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事殊不知禪乃心之異名若了心體寂滅本自不動又何行坐之可拘苟不達自心雖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則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又何出入之有心本無相有相則非真心矣斯皆妄想攀緣影事豈可當以爲真乎所云念佛者卽是念自心也若心淨則佛土淨心土若淨無生死亦無去來所云看話頭可以入道者若道屬話頭則可人人易入亦有看之而不入者殊不知此乃古人一期方便如敲門瓦子所謂借路經過耳豈實法哉朕攝引初機須是從

者裏鑽過始得下手工夫古人自肴方便直已單提一念爲主如䆿劒横空佛魔俱斷情塵何敢攖傍如是用心若一念精純諸緣頓脫所謂一門深入久久當自信耳

與孔原之

念與足下同鄉士豈獨同五濁穢土耶推之本鄉實同一淤清淨土中來山野自知歸路恐拋足下寧不把臂兮䏻臨行作數語屬彌生留別足下且引王維欲知除老病惟肴學無生之句此益就文士痛處劄錐足下卽不能兮此悟入顯皈命三寳苐受持圓覺

經一卷精心熟誦字字不忘待三年後見山野㠯此
當供養聳足下道伴信心淸淨願足下救之㠯念佛
法門求生淨土一門可㠯漸入也討高選拄卽臨吏
冀善保重且五濁惡世非體菩薩大悲心洩不能使
衆生歡喜願足下體此

與郜美命太史

承命爲勉師墻銘業已草草報覆惟依樣画葫蘆不
敢妄意增減但亐公所謂見悲亐法門者數語此灑
公肝腸之若第勉師無㠯爲辭惟是時所无流涕之
嘆郜人特爲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亦足㠯感發亐

公今日之心也、公亦已我爲增益謗兮其銘則燬棄
翻案此則不敢讓公矣、

與吳運使

承示名公書記欲山僧印證大段世俗之學佛法者
多好駁不精雜已者相定兮是非之辨若非久留心
佛法禪道歷參眞正知識已洵融滓穢蕩滌塵習而
但取依稀彷佛學相似語欵談柄伶影身艸者斷斷
難闕實際卽有眞心爲生死大吏且又執我見立牆
壍者又沒交涉今所謂名公者多矣雲外野人又何
敢妄擬其優劣卒有管東溟居士法眼存焉東溟先

執業於楚侗公今觀此書所已力救楚老之弊不避斧鉞此正謂當仁不讓云師非具正法眼秉慧劒倘雄猛丈夫者不能也山僧就中畧視一遍已見大意肰管君見性亦未敢許透徹要之稟教奉行苦心深慮言言有本事事有君殊非漫語且就此中亦不能見管君長處公儻若留心此法請讀圓覺經千萬徧字字融通心地已到至忘言契會自有一念相應處是時公自有分曉不必廣求佛法亦不必多起知見定不隨他人脚跟轉矣古語有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此非虛談公若果趨向此事切須貞

實爲生死大事一著喫緊萬萬不可兒戲具增口過呂公眞心待三審故山僧亦披肝露膽不避譏嫌爲公道耳

與黃子光

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衆揮麈默談頃聞賈伯仲氏炳然現我三昧也惟幽居遠市閉戶究心山色在目溪聲滿耳未必不對法身而聆長舌耳春來動定勝常知坐進此道歡喜無量且云爝然亏中脊難對俗人言者誠哉此事惟在自知自信正如啞人食甘飲苦耳其實何可吐露耶寄去大慧語錄幸時披

剃冀足下時與此老把臂共行直使佛祖避舍三十
日來所作水月道場空花佛事隨見影響候莊嚴斉
緒當迎杖錫共升法殿也右臂不仁久矣不能公希
作書一語普告

與黃梧山

惟足下夙植靈根但今成熟未深所賴信力堅固不
被諸煩惱魔之所傾動時方息肩苦趣正當頓嚮先
登已策高里高步鷲此津梁不意天摧法幢一旦分
崩離析遂至于此朽夫法眼而觀了無塵迹所苦正
在諸同患者道力孱弱失此依怙爲悲戀耳朽夫雖

朽惟以利生為事業若忘足下誓則忘自願力耳此語非妄此行萬里其別諸君語遮相發明卒同觀之

與黃柏山

吾佛出世全在機感因緣淺深以彰法之久近感淺則久住緣淺則易絀此理固然今海印道場之在東方如日月光兮幽谷耳長榮巨石稠林陰翳終天莫睹今觀[illegible]之不能久住者殆非佛日焰臨不深實在機感者煩惱稠林障翳不淺耳又何以常情論成絀亦就吾所顯障翳頓除何患慧光不朗朽夫此行萬里長空一般風月吾何去來之相惟尊人無恙予光

得所足可安心與日感應道交依然海印三昧也

與江吾與

善知識出現世間遊行自在如大獅子所作皆奉如來所使教化成熟一切衆生以此爲叓乃至爲一衆生不避三途劇苦刀山火聚不以爲患以朽夫今日之叓觀之但願得一人能不退菩提心成就最上因緣者則朽夫實所甘心否則七寶莊嚴皆屬有漏業因耳又何取焉今朽夫擲身魔界僅僅一紀而其開發信心知有此道者多但緣未熟耳以今視昔之東鄙猶古今異代矣且一時從遊者惟足下習染最重

令見足下書翻然改圖是不負此心雖萬里如面豈不欣然就道耶

與卽墨父老

離合之情悲喜自昔去來之想夢寐爲勞益心苦亏知己念切亏胥緣在古聖賢猶然況恒品乎登之一飲一啄皆屬前緣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若山野之亏諸君子一紀之歡不減骨肉之愛萬里之遣重遝手足之恴其不偶千載之知己多生之胥緣乎諺語云得一世之榮不若得一世之名卽山野之亏山海固不能流芳適足吕貽笑不知兒童偶說父子相傳亏

幾百年也況復希慈雲兮遍地明佛日兮重昏開性海之原轉文梲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伦聖之胚胎山野心知此段公案深信上天之載自脊無聲無臭者存焉又何以論空譽凋謝瞖眼較得失兮苟知去彼取此則諸君子可偁出世知己矣

與陸太宰長公

惟太尊人乘悲願力現宰官身作大佛事為一代人天眼目世出世法打成一片總歸金剛心地卽山野所習知者自出世以來乃至末後坐手之際未嘗一念捨護法心度生之事業也比雖順世無常隨兮幻

化而法身體堅。卽三灾彌綸。湛然常住。不獨社稷之勳澤。及億世而法門之功。當與須彌共峙矣。嗚呼。法幢既折。四衆何依。一利大檀。誰許白牛之駕。悲在法門。實能令人痛絕也。所以居士爲克家之子。不獨世其世家。而亦世其出世家聲也。所悲在彼。所喜在此耳。山野遠處遐荒。身嬰阜地。恨不能持瓣香。詣龕室。作梵唄以讚功德。而此一念。業已飛越碧海長天矣。遙持半偈。以供眞前。想在寂光。必歡喜攝受。願居士念此片心。聊引侍者代繞三帀於座下。卒無以荒唐而拒之也。

與汪仲嘉

憶往昔從賢伯仲遊尚在兒童一別三十餘年不知日月向何去頃貧道已業風吹墮羅刹鬼國昨南來眞州驀地相逢怳然如夢已情視之不无悲慨已汝眼觀之自不見有絲毫去來動靜也貧道坐此瘴鄉一息千日若從有造道如此可不讓古人今將總洗有從不敢不勉力自策故于荷戈之際力究此心始知從有知見多落光影門頭苟不蒙聖恩大施鉗鎚安知有今日更回觀天子叉牙不險于黃檗拄杖愧鈍根不若臨濟當下三拳一掌耳

與管東溟僉憲

憶昝山樓對坐每聽玄論是時尚在顓蒙雖不知維摩室中之祕盍亦心知其爲不思議人也別來三十餘年謂如食頃信乎如來出世始終不出刹那際三昧也貧道每自勉責從生斯世枉入空門雖有志齊古人恨不得古之知識如臨濟德山雲門諸老爲之師匠模範即能以般若之火鎔佛性之金而欲求爲眞正佛祖面目者盍亦難矣是以二十餘年苦切山林個中未敢輕放一綫種種幻化之緣舉皆空中佛吏亦未有以空拳驀目此一念孤光惟有如來神

通天眼盡知盡見者是可與知己者道耳頃荷諸佛神力哀憐而已不思議事攝之貧道一遭世變即私自欣謂鐵圍重關非此鉗鎚不足以摧碎之也爰自歷難以來獨以金剛正眼視之從始至今就中歡喜之心不減亐昔且日益過之所以彌感一聖慈深荷佛力此心又惟佛可知也貧道常謂古今異代聖凡異路然雖出處不同趣行各別亦各盡其忠莫不因言宣忠即事見心易演亐羑里騷發亐江濆道悳著亐出關南華作亐遯世是雖性情殊途而忠則一致舉皆心假言詮忠藉事表若夫貧道者自知習氣所

鍾鍾亏忠義居常私念丈夫處世旣不能振綱常盡人倫所夅身託袈裟卽當爲汝王忠臣慈父孝子所㠯三十秊來苦切此事至若千尺寒巖萬秊氷雪中徹骨徹心頤一生九死者又不止今日事也所恨歷劫習氣欲頓盡亏一世固其所難要且自知妙悟萬不敢望亏古人而此一念精眞卽窮劫不逃此非妄語痛念生此末法澆漓之世偶被業風吹扇好事者卽㠯汝門人數口之愧理不充行不備不足㠯取信天下後世復遭此逆緣類墮俗數其迹旣貶其心益敓尤難見信亏一時至若生死大事實任己躬報佛

溪偲寧無胥地晉之人子之吏親也㠯不辱其身謂
之孝今貧道斵髮毀形既不能爲世間孝子而羅辠
辱行又不足㠯終出世吏業眞僧俗兩失之矣豈不
虛此生哉實欲亐九鼎一絲之秋㠯程嬰公孫杵臼
之心匡持佛祖之命脉庶不失爲法王之忠臣是故
當挫楚之餘擲此瘴癘之地不敢一息忘亐度生之
吏一入瘴鄉不數日即㠯楞伽爲佛吏三年之內手
著諸書在干戈壁壘間不敢一息懈怠所㠯急欲了
此公案者自念久居塞北丕盡天南人間極品炎寒
俱已備歷顧此蕞爾之軀何當受此虓闞志胥待而

形已消日雖長而生已短苟不努力強持一息㠯泫
為命誠恐一旦委塡溝壑卽與艸木同枯朽矣況一
失人身萬劫難復儻或緣差異路換面改頭卽欲㠯
今日之身作今日之事持今日之言求正今日之知
識豈可復得是㠯不知差慚亦不計其可否但任因
緣而就儻一言脊契佛祖之心當知音之賞則夕死
亦足何暇顧雌黃審得失㠯適衆口之辨哉明公知
我者其不㠯我妄乎普之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適
衆人之情未普天下能通聖人之志衆人能適聖人
之情者也但稟于心不假于外耳細誦來教溢美過

情深感護法精心悲在同體不敢以世諦量也即荷
尊慈所以屬望於下劣者正如啞人喫黃柏難以吐
露向人或於楞伽案頭卒一印正則千里覿面夫復
何云第不審未死之年可能接足承顏如今日之談
否

與馮具區太史

憶昔對坐飽參對下一別二十餘年人世幻夢於此
足觀矣貧道向沉幻網荷蒙法王正令以金剛寶劍
而揮裂之不然何以有今日是故彌感聖恩不淺
也年來瘴鄉兀坐穹廬惟以楞伽究祖師心印所年

智竭情枯。亏此法門頗脊一綫之路。隨所遊目。自心境界。筆而記之。不覺墮增益障。意將以此爲報恩地。久躭下劣。慧目未清。不識可與此法少分相應否。古人以此向上一路。徧歷百城。恨以業繫不身。不能三帀座下。謹遣侍者持請印正。仰願慧光洞焰。徹祕密嚴大施門開。頓示寳藏。實所至望耳。

與唐抑所太史

仰辱同體眞慈。多方護念。向聲炎方眞同火宅。饑饉餓殍。梳稽道路。山野私念極境窮荒。爲道緣爐鞴。苟能假此鎔冶塵垢。消以精眞。獨露斯實。聖恩所賜

良不負此生乎適足以報知己耳又豈敢以逐境生情重取法門之玷辱為謗諸故人仰惟焰攝更願以道自重自愛

與王衮白太史

嘗謂一切聖凡皆依如幻業力而得住持則去來起止聚散隱顯無非夢事今山野萬里之行良足證之狂智光圓焰不隔寸絲妄想瞥興遜濟雲天益不知何方何地所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非虛言也山野仰藉慈被諸凡无恙惟粤中連遭饑饉作目炎蒸蹈湯赴火誠可為喻山野諸所堪忍惟以幻化浮身難

禁銷爍恐即塡溝壑不能再瞻天日卒爲謙諸故人努力以道自重玉磐諸公不及別裁惟慈遠攝

又

世相空無衆生顛倒所搖目者惟智眼明見端然宗滅之境耳想別來密證之功已深入無際脊之菩提所緣緣諸苦趣憶昔長安深夜燈前一見忽若再生觀座下驚喜之狀足知未見之心與別後之懷耳古人雖云以理折情若情與理則大脊不可折者此其同體之悲人乎眞知之境如月印寒潭人臨寶鏡自不能逃其形像耳王城比來法侶零落知己星散能

無宗實乎洞觀近日入都想重見故人心相印可自胥不能言者矣下劣本來處此瘴鄉所託允攝四大清涼無諸熱惱爺談淨穢隨心苦樂在己今實證之吕洤界海慧炤之則又了無陳迹矣

與高司馬

承垂情遝艸尤辱知己之眞可稱千載旦暮之遇第山野人匪戴髮言不關風竊恐胥玷明悳耳自惟早弃筆研悉採玄理窮究性原者胥季至若詩文原非本業卽胥一二口頭語槩吕應酬之迹姝非作者擅場也惟禪門著述頗胥數部艸刱竢此行南中荷戈

之服緝集成編寄請印正儻其半偈可投牟陀不朽
則法施之隆未必不自長者眞心流出也

與曾見臺太宰

往者同江雪夜一夕千秋臨别致言泰山九鼎不獨感道義情眞實荷慈悲慨切令此枯朽得植根株于炎方瘴海之間不爲境風搖奪者皆杖老居士一語之力也恭審法體日益康健此天佐以黃髮耆頤之福顯加珍衛愼起居節飲食省思寡慮此爲太上延年之術第念佛一門尤爲晚年凝神極樂之秘訣出世之上策也惟翁居人臣之極而世間相已視如浮

塵矣其出世之功儻稍留心于此未必不爲此生究竟樂地也

與王性海大行

廬陵米價竟無可疇淨土勝緣業已深結承禪悅飽飧當不負空生託畚也別後抵戍所其地瘴癘复逢饑饉惟此苦趣觸目心悲痛徹骨髓恨不能徧身毛孔一一如空流出利生四吏耳斯實與貧道菩提分法爲增上緣承吕楞伽見委竢幻軀得所暫息塵勞定當竭神必不負囑累因緣耳

又

有北來僧乾峰已託問訊併致楞伽筆記奉求印可惟法屬有緣事如有待此經入震旦千有餘年況經三譯之手自後弘法諸師若清涼圭峰不少其人所註疏者汗牛充棟而獨不及此使達磨心印晦而不彰已至今日被座下拈出于急流中一語撥破入山野鈍根之手播弄一番誠非小小因緣也豈與座下同受靈山之囑將鼓鑄此法已救末代之弊耶不然何已有此難思之事乎就中不知究竟何如一旦已此大寤和盤託出光焰人天未必不假神力也顧指點瑕疵如奪秦庭之璧豈在座下勇健耳

與傅金沙侍御

念此萬里之行得盛使周旋直登彼岸何莫而非汝力此感不容聲矣自入瘴鄉心知辠狀日夜精勤懺悔不敢上負｜聖恩辜知己坐毒霧中吕汝爲懷日夜無懈頃乾峰上人來卒接汝音喜不可言具聳｜聖心脊此回向汝輪大轉光被海岸而玄樞黙運仗智力居多慶躍何如旃檀如來下劣荷擔艱難之狀種種不能委悉今蒙大悲手眼拔出沈淪使汝身不進而下劣之心即得解脱無復成佛之想矣又何吕來去見如來住相爲汝施哉種種因緣而求佛道皆

分內事第恐當面錯過耳、

又

惟如來出世本非一種因緣必感應道交機宜冥會而後現豈獨佛界然哉法法皆爾曰旃檀如來一事觀之實有不可思議者存焉但佛如來出于山野未來之前座下出于山野旣放之後然此佛事非山野無曰成始非座下無曰成終諦視此段因緣若落衆生手則不免于枯木朽株竟入丹霞火爐卽墮落長老須眉又復何益又安能現身兜率降迹皇城使無量人天發希有心從苦海之津梁耶曰此而觀諸法

盇不可已息惟心測度如來境界也歬作書致南部祝觀察爲護㳒昨胥報云已徼南雄擁送過嶺矣第中使者汗漫伴行者無乃隨脚跟轉耳不識何時至都門突出眉間白毫相光徧照東方萬八千也就光中種種因緣行菩薩道者縱胥彌勒騰疑賴文殊智眼必一一洞徹無餘不媄疲極之人喋喋也奉寄楞伽一葉已供慧目盇此經洞明吾人日用現歬境界頓令實證所謂頓教㳒門者也顱座下二六時中不可暫忘此㳒耳

與張大心

老人自歷難以來直至于今返求本心中一念動心悔心了不可得何況是非得失恩怨成猶見耶老人出世以來七歲即知有生死大事三十年來歷盡氷霜喫盡辛苦單單傳得此一念奈何向沈幻化網中若非一聖恩一椎打破不知又向驢年去也年來坐瘴癘中住清涼地日以楞伽印心此實一聖恩所賜也想居士聞之必大生歡喜矣君甫年來惠業何如凡百誠以清淨寡欲勿生分外貪求馳逐之想將來受用自有廣大處閒中收攝身心當以學問為要异日成就立于人并可省慚愧耳老人回觀往吏真同

夢中無復一一，諒在大心中。凡所眞實功德，必不辜初心也。

答柯復元孝廉

聞足下病甚，此心日夜懸念不已。吾佛所言，一切諸病從妄想生。既妄想為諸病本，即知斷妄想為一妙藥也。足下脊患了生死大事，皆以入此法門不淺。再會時艸艸放過，將謂因緣脊待，不意生死逼之速如此耳。足下淸矐骨立，即無病亦病狀，況久病乎？討其調理極難，苟不以生死關捩子一口咬定，一切世念情塵妄想思慮一時放下，定難取效。如燈燄燄，秪見

莫隻枯耳當此之際只是放心一著工夫最爲省力其他伎倆都用不著一切學問文字皆使不上若將從前胷中所畜之物一齊吐却則病根盡拔枝葉自然不生矣老龐云但願空諸所畜此眞語也

又

佛言炤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諸苦可苦者五蘊身心耳若五蘊皆空又何苦之畜然五蘊身心本來自空但吾人未親看破若親看破則一切所畜如空中雩能見此身心如空雩者卽名觀自在菩薩矣凡在病苦中者應當作如是觀若爲苦惱逼迫心

地不得清涼但就逼迫不著的一眼覷定此處着力恰佀與閻老子佮對頭一般定要覷透若此處一透則百千萬劫生死挽關一時頓裂如此掉臂而行是名大自在人也古人皆在疾病禍患死生關頭做出來故得如此穩穩當當光明廣大也勉力圖之

與丁南羽

迬翁未面足下已覩其心江干既見足下則睹其神矣三世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向足下一毫端頭放光動地無怪乎其肰也向已大士如幻三昧惠我每嘗甘露見灑頓令熱惱清涼既而覺音持康祖道影來

屢之瘴氣毒霧中、令人血淚迸流徧身毛孔也、惟康祖吾長于祖也、舍利吾師之骨肉也、且貧道忝爲克家兒孫、既不忍祖翁田地爲荊棘、又豈忍睹現身于瘴海兮、居士其重我之悲願哉、逢師之贊實有以啓之耳、時時瞻其像誦其言、眞足令人化血肉之軀爲金剛骨也、此段公案無物可酬、舊端研一隻可以供足下兮、若令此研磨穿、則足下身亦當與楞伽寄山竝峙于性海中矣、

與游二南

人生聚散如雲、世變如夢、流轉勢速如電、此身不實

如芭蕉此三世諸佛入理之門吾人已用現證而不覺是與足下別來親切境界不奮淤眼觀之作何滋味。

與屠赤水

嘗謂向上吏屬上上根人卽有忠者其根未必利根利者其忠未必精貧道私念捷疾利根眞能一超直入者多惱已無上妙慧作世諦流布聞者聒惪園居士亏任城靡不已此與慨貧道此已夙業重愈取辱淤門邀師友恳蒙丨息謔炎海亏丙申春仲抵戍所時值其地連遭三災眞同火宅日坐㷀陋林中披

閲楞伽亏無生之旨脱肰自信始知此叓不從外得
本自具足回視昝日工夫大侶含元殿裏覓長安郎
此萬里調伏㲉勝三十秊行脚古人㠯火聚刀山爲
道緣爐鞴非虛語也彌感丨聖主恩大難醻亏此經
胥當亏心者筆之成帙名曰觀楞伽記今已脱稿服
則檢點髑髏眼開識乾者亦不減維摩丈室中人也
肰此雖爲撮摩虛空適足㠯消炎熱報罔極醻知己
耳時與丁右武聚首五羊每談明悳必出手書允明
煥發恍若入寶林而視滿月清凉悦懌不言可知因
知居士長齋繡佛與悳園居士伯仲結制㐫湖之上

切究此事喜得蓮師爲證盟貧道遙空合掌讚歎不
已竊念利根大忠如居士友如穗園師如蓮池可謂
諸緣具足何患不一超直入眞㡳宙間千載奇事古
人云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慨斯未盡此會此
緣難可再見諒不虛負矣讀藉陀忠護盡眞脩字字
皆從光明藏中流出貧道三復不覺感激塡心也歷
考惟我丨聖慈一代弘誓累劫津梁非豁圓通手眼
兖兮沈埋佛祖矣念此曹谿爲祖庭重地盡海原流
慘兮荒穢寥寥殆難舉目海門居士攝南部時屬貧
道纂其忠安得居士俯垂一梲擊塗毒鼓使鍱腹降

心爲祖道之光耶

與王念園太史

般若種子在五蘊中如玉在璞珠在淵任其埋藏淺厚光明自然發輝昔與座下晤語祇園眞不減荊山合浦也別來幻化如斯在智眼觀之了罔陳迹然性海波瀾惟遊泳者識其淺廣耳山野年來坐此無多增進但于今事門頭目前無异法耳古人謂淨穢隨心苦樂在己心外無法眞不吾欺所入楞伽境界殆非尋常恃佛法知見可能湊泊耶山野生平行腳到水窮山盡處方見佛祖鼻孔只在衆生穿衣吃飯中

也寄入慧目略見此番行脚、不敢辜聖恩、負知己也汝等擊節、亦自偶爾恢路相逢處拈來益發壽人所未發雖出一己之見實可諸佛之心願座下試並披剝儼脊一得卒廣汝施令一切見番頓入自心現量徹諸汝實相則眉間白毫相光突出于座下一毛端頭也此中生涯具見于此無餘蘊矣夕原同處經季亦淡用錐劄雖識痛癢猶未徹心酸鼻大段佛性義自脊時節因緣耳惟汝界海慧自他不隔即此覿面無容贅談第願已汝歆神無忘度生夷業是所至禱、

與徐明府侍御

連得手書知信道之篤其于安隱快樂之地自得受用無量矣歲除前二日行脚僧自東海持尊翰到知已還鄉兼得中丞訃音悲痛五內既讀札中語知中丞末後一段光明全在公拄杖頭放出百千萬劫大事因緣何幸于宰官身中僅得再見不覺化悲為喜然此事雖是生平道力亦重賴善友提攜公念道情真目前有此榜樣足徵佛法靈驗矣昔歐文忠公問一僧云古人臨生死之際有談笑脫去者今何寂寥無有僧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

任枚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此語正吾人學道之標的也承示于時頗自簡點及至當境習念又生此正公念力真切處方能見諦如此夫子亦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學而時習之此習字豈文字之學所謂習于性耳性本無物清淨虛明爲物欲染習故汨昏而不明試思吾人自有知覺已來已至今日習于世故染于物欲日夜火馳未嘗暫止較自悔悟知非已來念道工夫比于欲習久近何如生熟緊慢又何如夫子嘗論弟子中能三月不違者獨顏子一人其餘則日月至焉由是觀之已日月之工夫敵多

生欲習而欲勝之是猶滴水救積薪之火勢不能也古人明言學道無他伎倆只是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久久純熟打成一片自然念念彌陀頭頭極樂矣來稀李請謹錄淨土詩三首願公留心淨土一門倘肯云念佛公案得力久久自有受用地往時每到中丞公坐席中見其銜盃之間念佛不離口雖咳嗟談笑不覺佛現舌端足見此老生平以此爲祕密行正當五欲烈燄中投此一念當下五內清涼若甘露灑心耳竊見近世學道之士秖知貪求玄妙不知向根本處下死工夫平居无事談論爽口豈不爲快及臨榮

辱禍患生死之際便見手忙腳亂此非他人誤己乃自誤耳此吏一毫假借不得正似鍮石眞金入火自見惟公靈根宿植今既秀發顯已念佛三昧水時時灌之久久純熟開花結實自有時節耳感公見信貧道之眞且篤且恨良晤之難不覺漏逗如許貧道年逼六十有漏之軀難堪十年瘴鄉埋沒今鬢髮浩然無復故吾休息之心不離一念但業繩未解不敢高枕山林且云曹溪有休老之志欲借掊土掩此枯骨已了此生不知緣分何如已是與公會晤更難但有風便不妨數數致問也

又

迋兮海上胥緣卒得一接光容睹其貌粹骨剛心知爲最上根器第恍緣未熟徙胥赤心一片未敢遽肰吐露譬若宿種已湙特時節未至必待時雨溉灌而後發此必肰之理也自爾鄙人已業力所使不得自由一墮瘴海忽忽八秊時時私念此生恐無復與公結出世緣顧鄙人悲顚習氣侶湙凡遇具胥般若種子者一見卽如磁石吸鐵欲自解兮心必不可得又安能忘兮公兮辛丑七月望後馮王二生歸自都門持手書至不覺喜心倒劇嗚咽霑襟盎已人生知己

會晤良難至于道緣知識尤其相遇之難而信根難
發又難于遇知識也以其知識固有而求其大發眞
實信根爲生死事切如公之痛懇猛利者萬萬難得
然此般若種子即吾人本有之心統一旦迷之而爲
業識纏綿于軀殼之中從來止知有此血肉之身而
以種種聲色香味諸塵境界埋沒如萬里奔濤杳无
涯際愈潤愈深而愈見有味安有急流中猛省回頭
望彼岸乎自古迷中倍人未有不如此者公既知己
躯下本有的萬古靈明之性是則此性在我本有不
假外求又何懼其不能得第恐信之不篤見之不眞

求之之心不切耳功名富貴求之于人此个事求之在我孔子所謂求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雖然求之在己第一先要認得眞說得透看得破方不錯用心萬一知見不正見理不眞不遇師友將所疑之事一一說得透或目前人我是非毀譽得失計較之心不忘或舊染習氣濃厚不能頓淨遇境觸發都把作正經道理會此便是墮疑網生迯屈的時節也已我等本性元來清淨只是無量世來生生惡習染至于今熟不由人而留心此事幾曾若今生自幼至今讀書做事及日用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之熟哉故學道人必

定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便是入門下手初步其次消
磨習氣必定要念力爲主或古人話頭或單提一咒
切切記心時時在念久久此念純熟中心有主則亏
遇境逢緣內不出外不入中間一念炯炯孤明一切
應事接物如鏡現像不將不迎來无所黏去无蹤迹
此便是最初得力處也若亏微細情想潛滋暗長不
自覺時或已知已見悋惜護痛不肎一刀兩段此便
是因循輭暖自恕自欺處者裏最要吃緊著眼淩不
可放過亦不可被他瞞過若輕放恕過便是自欺欲
孔子曰毋自欺也此便是教吾人行路把手拖步一

般以吾人情昏智暗一向只在光影門頭識神影子裏弄聰明全忘本地真實處不相干若者裏認得便是披沙揀金砂土若去金體自純不患不到精耀時節公留心此吏較之他人更易以其根利而困橫已多一切世念已被不如意處消磨許多已得便宜不少世人以為失公必以為得如老子所謂去彼取此是亦天之所造也且如鄙人處瘴鄉八年忘此其實從前未證法門參透許多此雖與俗人言也其修行之方諸經俱有只是不要作玄妙話會若作話會多一重障耳六祖壇經最為心地法門之指南但中下

根人不能湊泊、已无工夫故耳、永嘉集一書、實是壇經註脚、若見解依六祖用工夫、如永嘉何患不一超直入、只恐伦話會耳、楞伽最是直捷、只是難看、獨此二書可爲羽翼、願公留心念之

與陳剱南貳師

承示近日于楞伽壇經探討工夫頗進、此則大爲足下慶、夲古人云、生于无限傷心吏、不向空門何處消、已諸苦皆生于昏、故佛說三界苦趣、謂之三昏所言空門非空无之空、乃剗空之空、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謂內空諸想、外空諸緣、內外皆空、心境俱泯、則

諸苦自絕此禪門出生死之捷徑也所云淨土文此又出苦海之要津安可以淺近視之試爲足下畧言之佛者覺也卽吾人本有靈明性耳吾心本來是佛卽六祖所云本來無一物若了此本來無物卽頓見自心本來佛性是名成佛頓教法門此外非別有佛可成也言淨土者有二種謂事土理土在事則崇有相修爲種種行門卽龍舒淨土文所說乃接引中下根人之祕設所言理土乃諸佛諸祖自受用之境界名常宗允言常則不變宗則不動允則不昧卽吾人自性之本體也故云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又云心淨

則佛土淨又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乃上上根人所證境界壇經淨土之旨盖謂此也所云修淨土者以念佛爲主盖淨自心之方法耳吾人日用萬苦交鎖穢濁本心如汚濁水若急流猛燄念佛一聲則五內清凉諸苦頓歇此卽佛救衆生之苦也以念佛故心垢頓除一念清淨所遇之境無非極樂風聲月色无非眞境觸目无非淨土舉念皆見彌陀又何待三寸氣消過十萬八千佛土之遠哉此種法門第一要決定忠第二要放得下第三要隨得緣然隨緣卽安命也第四要認得眞卽不惑也第五要猒苦切

朕猷苦心切則慾念自除不過屈也已此五談單持一念如大將身陷重圍淩忠突出一人單刀與萬人敵勇淩如此則生死怨賊衆苦魔軍不戰而自過此所謂眞將軍也佛經云與煩惱魔死魔共戰脅大功勛出三界破魔網爾府如來一大歡喜此正所謂向空門而消豪傑之氣者也貪道自幼離俗卽切忠此吏生乎所遇魔壘甚多皆力戰而過朕雖未出重圍今可自偶佛門上將不啻李廣飛騎此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安敢向俗人道已此吏臣不得獻于君子不得獻于父又安敢爲世俗友人乎今足下猛朕發

此信心益宿種潛在只待時而發今見淨土一書益春雨也如膏之澤潤已蕉之芽此造化之機甚啟是亦足下受福之始也貧道嘗謂吾人處世日用不過一飽食一安眠耳此外皆長物也今既不得飽食安眠且又并欲營營以求悅人之耳目以增自己之苦海此可偁智人乎既不得世間受用而出世之樂又茫然不知誠可憫耳世間更求之乎人出世更求之乎己在我所可必得者捨之而不為可為癡之至矣如所云云者皆貧道生平出家所證實到境界殆非常流口舌者比今計從十九歲出家至五十八歲四

十年來皆此一念即今遭此大譴亏大苦猛火烈燄之中得清涼地者非別有方法耳此吏非足下有此大緣必不敢道恐掩口而笑耳只如向來文字語言種種皆從此中流出自知就裏之妙亦不能言世人以文字目之特淺淺耳舉世法眼者稱貧道年來混俗和光此四字從小知妙生平力學近亏十年之內苦心操切又今三年之內稍得相應可見處世之難至人不易學不易至也此獨與足下道耳較之此吏全在逆境中做出更見受用且功更大日劫相倍此須大力量人乃可為之為人有言有將相之骨无出

家之福此語不淺朕出家之難亦非細事貧道生于
之苦不啻足下萬倍朕受苦之忠則與足下霄壤矣
貧道自出家已來凡所㒳謂與人未嘗言兄弟二字
何也其心忠狂于獨行獨步不與世俗爲伍此乃向
上出世忠也今三季之內方與交遊㒳兄弟正是混
俗和光得力最初一步功夫是知菩薩應世之心妙
狂無方無住爲最上乘六祖一番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則頓悟本來曠劫生死苦輪頓息此登小丈夫哉
此則貧道自知向皆住于偏枯空宋之地即若世人
住于煩惱海中无益致也足下乃向住于胥者與貧

道住空无异今能翻然一踢便破即頓超貧道三十季功夫可倆一超直入此非拋却現前境界別求出路若捨却目前別求解脫則非愚即狂永嘉云弃有著空病亦然猶如避溺而投火正謂此也以與足下見面時難前札益先已作臨封复讀足下來書感激過越乃對使據案草草不覺葛藤如許益慣會爲侶偏憐客耳足下發此無上心乃出世因緣也又安可以世俗泛泛而應故披瀝如此足下以此劄叅之以消日月未必不爲清涼散也

又

昇得來書肯歸心淨土之說足下猛利如此因而對使據案草草盈紙不知所云大段極言勸足下著實在不如意中討个安樂地所遇境緣難處就在難處中放下身心任他呼牛呼馬在我無可不可此段受用惟老子能之即夫子未得此法門未免處世為難及見老子之後被他痛處一錐直透到底當便得无量受用至若對門弟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夫空空如也此段皆了悟後的話頭決不是在昇頭巾語也吾人心中不淨只是著此二人我是非執情放不下意必固我定要依我方是好吏且我既要依我而

人豈不要依他人乎此皆苦海穢土中事只放下此心心中便乾乾淨淨快活无餘何爲而不可坦坦蕩蕩即此便與佛心相應已此心念佛則心心皆彌陀念念皆淨土也

又

狂省臨行種種夢事據其所述了了目前雖未盡信益于言外已得其微旨大爲快事自古操行之士慮其人品未定雖患難者恐其功罪不明貧道今已兩得之夲之夲也即老死溝壑又何憾焉是故休老轉豁忠顯益堅儻微六祖之靈借一搭土掩此枯骨耍

及何慕呂此修崇之舉其功雖鉅不呂歲月計其速
成此心頗覺自寬且浛門佛吏如空中雲原无定相
如亢易禱雨呂精誠之至无不尅應天時人吏其致
一地撓公天性敦篤忠實君子卽名教中所難得者
惛勞氣過亏躁而心過亏慈故亏小人之言易動而
無斷貧道感知己之遇且爲地方伭福横身亏百折
之鋒而與生民除其害之大者卒亦僅僅自免今區
區力己竭矣而吏方无涯安能呂有限之精神泛无
涯之毒海豈有智者所甘心耶公旋非貧道在則地
方大有可畏者今秋極欲邀貧道往故力辭之耳貧

道自視此身爲法門所繫將微佛祖之靈託之已爲萬世功德是大旨過云此者敢不自愛今多方委曲始遂藏迹之計況自今已望故吾不遠豈忍蒙不潔又爲淨土之污辱乎焉不肰高貿不肰溪壑谿將爲丘隅也足下知我者已爲何如承示念佛須持數珠此繫念工夫最親切向日不敢言者恐足下旨恥心在耳今旣須之謹將自持伽南香珠一串奉上但把持已久香氣雖无而精神已滿知足下得此必能頓入歡喜藏也

會楊元孺元戎

古人云熱亂場中難當冷眼已三界无安猶如火宅出入其中者靡不爲其燒鬻若從烈燄中覓得一片清涼地非冷眼人不能得苟能當下一念清涼頓見大地皆氷自不在身心世界中作歸宿也此從上大力量人遊戲生死場中能轉塵勞作佛事化煩惱作菩提者特仗渠一隻冷眼一片冷心腸耳更有何神通玅用哉此言甚易知甚難見且如佛祖單已諸法如夢一則語爲出世要路而世之智愚例皆能言人生如夢耳其語雖似其意則非其實未嘗真真實實一眼覻破人生如夢也若果覻透則自肰能與一切

榮辱利害得失是非關頭掉臂而去矣又誰敢攖其鋒哉其實就中無甚玄𦂳至于最初一步不无其方吾人處世先要將夢中吏試舉向目前細細觀察定要的的看到不覺發一大笑處到此則頓覺尋常說如夢話頭逈然不同矣卽將一同處一念轉將目前境界置向夢中細細觀察看到昏沈沈重顚倒時忽然猛覺來如此則回觀生平向來歷過一切種種境界諦實求之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處卽是諸佛祖師出生死第一關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七終